

飞翔的鸟儿没有忧伤

——读余银川散文集《贤明夜话》

□楠木

飞翔的鸟儿没有忧伤！

这是诗人余银川写的一句诗。从一句诗记住一个人，余银川是其中的一个。认识余银川，是在一次富阳春诗会，我们参观完富阳当地的郁达夫故居后，组织者接了一个电话，说本地的一个诗人听闻在此有活动，想过来。我们都说，来吧！

这个自告奋勇者，就是富阳新登贤明中学的语文老师余银川。他与我们谈诗，说到动情处，就开始朗诵自己的诗歌。后来一聊，他居然是湖州师院沈泽宜教授的学生，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教育岗位上工作，平时写诗也写散文。

富阳新登是余银川的主战场，他的美好青春和激情满怀的日子都在新登消磨了。贤明山是新登城边上的一座小山峰，它没有拔剑上云山的气势，但很有历史。相传葛洪曾在这里炼丹，山下的葛溪一年四季溪水潺潺，河水深处还有石斑鱼在游动。在这个宛若与世隔绝的古镇，余银川

生活工作了50多年，他是新登新城的第二代开拓者。这里有他的童年，有他的亲情。余银川在这个古城生活得有滋有味，他喜欢喝酒，他经常一边看书一边喝酒，有点“汉书下酒”的味道，但大多时候喝醉了，书没有看完。他结交了很多朋友，朋友们就这样在新登小城陪伴着他迎来一个个春天。我羡慕余老师接地气的的生活，在一个镇上教了30年的书，走到街上满大街都是学生，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满满的幸福。

或许是诗歌的滋养，每当面对生活的难题时，余老师决不消沉。他曾为朋友的不公平遭遇奋笔疾书，终于，朋友的事情得到妥善处理了。从这点上看，余老师的文人气概还是有现实意义的，而不是一味将自己锁在书斋内书写个人情感的文字游戏。读余老师的文章，除了有硬气之外，更多的是正能量。有的人对正能量是天然的反感，但余老师的为文之正，是以他的真情

实感为基石。真情实感应该是散文的秘钥，也是做人的起码准则。

或许是诗歌精神的浸淫，每当在书房里披灯写下夜话时，支撑余老师的不仅是“立德、立功”，我想是“立业”。这种长期不懈地书写，除了毅力更需要勇气。这种自觉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，没有人要求你怎么做，而我却在做自己认为必须做的事情。这是一种大情怀，我可以想象，余老师一定也遇到过很多的机会甚至很多的诱惑；即使没有，但调出古镇进入县城也是稀松平常的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，按兵不动，一待就是30多年，那是对这片土地爱得狠。余老师的存在，是新登古镇的福气，也是教育战线的福气！夜读这些在深夜里写下的文字，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作者充满激情的目光，他在写下这些文字时，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去出版这些文字。这一个个故事，一个个历史片段，穿过历史的硝烟，还原我们对过往青春的回忆。坚持也是人

间的一种美德。

余银川对人生的敏感，也是正确的。他撰写的“夜话”，是行使他教书育人的第二战场，这些短小精悍的文字，它的受众是学生和家长。这些行文谨慎、观点鲜明的文字，一定在某个寒冷的深夜，鼓舞过许多贤明中学的学子，在他们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曾经开出快乐的花朵。也一定在某个春天，那些已经毕业离校的贤明学子，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就会想起这些激昂的文字。

读余银川的散文，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现实的问题。从这一点上，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余老师的才气，更重要的是余老师拥有直面过往和现实的勇气，这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睿智的体现，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高屋建筑的展示。我从内心祝福这一切，在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越好。

我不是散文家，我只是《贤明夜话》的一位读者，我喜欢这“夜话”。

养花心经

□温圣魏

养花如念书一样，须无师自通的天赋加后天的勤奋好学。我爱好养花的兴趣还得从去年的冬天说起。快退休的我，养花不失为修身养性之事。我对养花的强烈念头纯粹属于凑热闹的临时起意，只是看到邻居的一盆吊兰养得青翠欲滴，生机盎然，特别羡慕向往，所以特地买了一盆吊兰来养。

为了伺候好这盆吊兰，我可是格外用心，每天大清早就浇水，一天瞅好几回，眼巴巴地盼着它长大再长大，长成寒冬里春色深深，但事与愿违，欲速不达。一急智商就降低，就会犯傻事，就会闹笑话。

初冬的一个清早，我正在给吊兰小心翼翼地浇水，邻居从隔壁阳台上探出头来大声说：“天这么冷，大清早给花浇水，花会被冻死的！”“冻死？这还了得，我的吊兰啊！我还等着你带给我冬天里的春天呢！”我心里嘀咕着，脑子马上就短路了，高速运转起来，不假思索地回屋端了一盆温水，边浇边心疼地念叨：“吊兰啊，吊兰，我给你浇点温水，这下你就不冷了把。”温水的效果就是比冷水更厉害，我心爱的吊兰不到一天就“上吊”了。

我为我的愚昧无知，伤心内疚。更气人的是，我冬天养花浇温水的笑话被老婆奚落了许久，我发誓不再养花了，徒增烦恼。

不过，我还是架不住邻居叶绿红花的惹眼诱惑，总是默默羡慕，几番思考，决意要养就一定要养好。这次我特意又买了十几盆娇气难养的名花，如文竹、茉莉花、海棠花、三角梅、君子兰、茶花、发财树、柏竹、虎皮剑兰、康乃馨、金边瑞香、小家碧玉、小榕树盆景等。为了养好这些花，我当然也少不了常到邻居家拜师学艺，还常上网查阅养花的经验。

一天，邻居给我介绍一盆雪铁芋，还特意传授了养花心得，我以为这次应该能养好花了。这种花叶大茎粗，一盆一大簇，是典型装饰客厅的好花。经过一个春夏的精心呵护，枝繁叶茂，煞是好看。不过好景不长，快到冬天，我突然发现，这花竟然出现了少许枯枝败叶，甚至有蔓延的趋势，我立马求教邻居，经他指点，原来这种花的特点就是怕冷，必须有保温措施，于是我找到一个大蛇皮袋，晚上睡前总是小心翼翼地给它盖上“被子”，果真不出几天，在暖意烘托下，这盆雪铁芋重获生机盎然。原来养花从土壤、施肥、温湿度到遮阳、见阳都有那么多的讲究和学问啊。

我家养着十六盆大大小小不同的花，有名贵的花，也有普通的花。尽管现在天寒地冻，但我的康乃馨还在凄风冷雨中摇曳着紫红色的花朵，张扬着别样的风情和格调；我的茉莉花尽管花期结束，只是少了许多茉莉花香，但丝毫不减半分姿色，冬绿特别正统，特别经典。在冬天这些花能绿成这样，仿佛是在冬天里诉说春天的故事。

养花是一个精神，一种品格，一种境界。

花无语，人有情，我乐其中，其乐无穷。



□陈彦/画

乡村成长是一种妙趣

——再读《小先生》有感

□应辉景

再次闲翻庞余亮老师的《小先生》是在小雪节气的下午。南方冬天，天不冷。书中文字像一朵朵鸢尾花，一无保留地呈现给读者。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思，顺着乡村的骨骼生长，复活了一个个清澈温和的故事。

“每一个故事，都可以温习，都可以取暖。”这是《小先生》写在封面的言语，这多少显得有点慰藉与怀念。以黄绿色为背景，恰似坐在朵朵初绽的栀子花上，零散加以米黄花朵点缀，风穿期间，豌豆花、麻雀、野蜂，无论是卑微还是崇高，都变得喧腾腾起来了。

翻开每一辑，好像总有个脑袋探出来。长辫子女生，毛头与狗叫，站着上课的少年，泥孩子……乡村课堂，一年四季的仪式总是亲切挨在一起，他们可以和鸟雀对话，可以竖起耳朵像一只惊魂未定的兔子一样倾听。每一个季节，甚至每一天，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单薄而深刻的印记。

这么一所学校，它与泥土是亲近的，孩子们总喜欢挖空心思。书中《沿着草垛往下滑》，语句间可窥孩子们透明的欢欣。“日子越来越深，草垛的颜色已经惨不忍睹，像断了线或缺了沿边的旧草帽。有一次，我经过打谷场，看到四下没人，我也学着学生爬上草垛顶，站在草垛顶上，我看得很远，我也看到了陈旧如草垛的学校。”多么可爱的老师，在无人情况下，亦幻想尝试滑草垛。我默默艳羡，有意思的人，想法也多。这软软的，甚至还散发着稻谷清香的草垛，它藏着无数惊喜，它有古老姿态，它更有陶潜“留恋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”的惬意。

每天醒来的乡村，每一处总是裹挟着一股纯净力量。

我一直想，如果现在的孩子也能拥有这么一所学校，拥有这么一位讨人欢喜的小先生，该有多好！可惜，他们现在几乎找不到一处其中的影子。那长在树上的名字，那秘密枪库，那处处鸟粪……虚实场景，无关思索和过问。疯狂的悠长笑声，隐饰不了“小儿无赖”的诙

谐。在一所乡村学校，孩子的真，纷纷飞进我们视野，我们甚至拒绝不了这前前后后捕捉到的喜悦。

再读《小先生》，最好一人一桌一书。如此，非常美的回忆，就会单纯得没有一丝杂质。

作为80后，很快就会在书中找到人心的光影。“学生们不闯祸是不可能的，关键看你是否有想象力，想象得出他们闯祸的名堂来。”孩子们的想象可以躲在未知角落，也可以是一只泡桐树上的刀螂。书中的“乡村战马”“泥孩子”“槐花米”，这些渐行渐远的人与物，终究消逝在来不及唤醒的时间终端，或许也将凋败腐蚀。想来，是《小先生》的满心诚挚，让乡村符号变得温情脉脉，浪漫而轻盈。

再读《小先生》，平实与执着，笼着不起眼的乡村，生出别样情愫。

乡村孩子，他们调皮惹事，脸皮厚，训斥不行，还顶嘴。他们会手持鱼叉，目光炯炯；他们会到邻村人家地里偷瓜，竟会指挥部下撤退。种在乡村的时光，叫人畅快。欢蹦乱跳的少年形象，总能像暮春的花木，没有孤独。

六一前夕，我有幸送《小先生》到农村学校。怀着忐忑心情，联系上庞余亮老师，问询可否简单寄语给孩子们。“好啊好啊！”庞老师秒回。15分钟后，一段肺腑之言，拍照定格。“大家夏天好，我是小先生庞余亮，很开心以这样的方式与你们见面。我想说说我的成长经历。我的父母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文盲。但我没有放弃学习，我六岁进小学，十六岁考进师范，十八岁成为小先生。现在是一名作家。能走到今天，最大功劳来自一本又一本好书，所以我期待大家爱读书，多读书，让书本打开我们的生命，让书本为我们垒起通向成功的阶梯。”

我惊讶地平复下来，忽觉小先生的形象颇有些许不适应的随和。

现在，才明白，随笔写下《小先生》的读后点滴是粗糙的。乡村的生灵们，是一个时代的依存。而文字，刚好可以抚慰。